



“忆人”与“世说”

——《如是我文》自序

□王晓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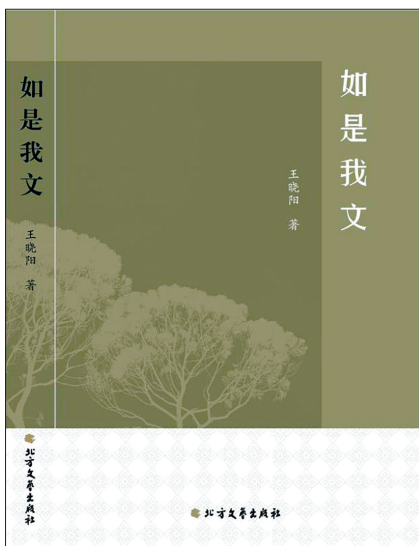
从2018年9月开始,我利用空闲时间攫寻保存自己文章的剪贴本、报纸杂志、电脑硬盘,看看这些年到底写了些什么。

虽然数量上也有二百多万字,但大多数是当记者时作为职业、为稻粱谋写的消息、通讯、论文之类的新闻作品。

还好,我在工作之余,坚持读书不辍,顺手写下了其他杂七杂八的非新闻类作品。它们大多数属于散文随笔、札记杂感、读书笔记之类。简单挑选汇集起来,也有七八十篇十多万字。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薄薄的集子,算是对自己的一个阶段性交代。

集子分为六个部分。第一辑“行旅”,主要是我工作间隙游历云南、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浙江、甘肃、河北等地的一些游记;第二辑“忆人”,主要是对几位师友、长者及一位外宾的回忆;第三辑“世说”,主要是我在生活、工作、阅读中的一些随想杂感;第四辑“史札”,主要是在我阅读《史记》《资治通鉴》《明史》等史书中的一些札记;第五辑“剧点”,主要是在观看电视剧、电影、联欢晚会后的一些杂议,以我最爱的《三国演义》为最多;第六辑“书话”,主要是在我阅读后或对阅读本身的体会及有关文学方面的感触。

集子中文章写作时间跨度长达36年,最早的一篇是文艺评论《冰心小说论》。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虽然现在看来,十分稚嫩,但于我而言意义重大。为写好这篇论文,我在当时就读的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图书馆泡了近一个月,阅读小说查阅资料。论文形成后,得到了指导老师、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苏光文教授的高度评价。当时,我正准备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他认为,从此文的水准看,我考取研究生应该没有问题。但当年他没有招生,我改考华中师范大学现代文学导师陈安湖教授的研究生,由于外语没有达到录取线,我最终没有被录取。陈先生在百忙中还给素未谋面的我这样一个年轻后生写来一信,以示安慰鼓励。我1988年8月从老家重庆到新成立的绵阳人民广播电台求职,时任广播电视局



《如是我文》

作者:王晓阳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领导的韩昆山、范广源两位先生让我交一篇作品代表作,以考察我的实际写作能力,我就是交上这篇手写论文得到他们认可的。事隔十五年,范广源先生在退休时居然把这篇文章原件退还给早已离开广电系统的我,文章无污渍、无卷折,保存完好如初。他说“好文章舍不得丢掉,现物归原主”,我既惊讶更感激。

《报纸副刊,坚守与改变》一文是为《四川日报》编务总监雷健先生和我主编的《四川省报纸副刊作品集》(2015)写的序,文章触角抵达百年报纸副刊史,旁及报纸副刊和文学观念的变化。表达了对当下报纸副刊“变”与“不变”之道的思考,力图从历史的深度、时代的高度把握当下报纸副刊的坚守与变革之道。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阅读成为一种享受》几篇是关于谈论读书的文章。它们体现我作为一个读者对阅读的认识和思考,也可算是对书籍对知识的致敬。

集子中收录最晚的一篇文章是《兰州之文》,这是2019年7月参加“全国城市党报社长总编兰州之行”的成果。在采访中发现,在我印象中偏远、苍凉、粗犷的兰州却是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于是我写下《在兰州看〈四库全书〉》和《兰州之文》两篇文章。没想到,文章一出,反响强烈,点击量甚大。

行走与仰望

——姚中华《在尘世间仰望》序

□徐迅

读姚中华的散文集《在尘世间仰望》,我惊讶地发现,他笔下的“双抢”和我家乡有着惊人的相似。读完他的文集我才知道,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淮北人,而是家住长江边——他的老家芜湖以生产水稻为主,历史上还是一座“米市”。与时令抢水稻的栽插时间,我们共同铭心刻骨的双抢农事,是以盛产麦子为主的广大北方人民无法体会的。

在南方的村庄出生和长大,草木村庄是他最初和最原始的记忆。他的笔尖触及到南方的泥土和草木,立即鲜活起来,语言也充满一种特别的诗意、灵性。比如,他说:“村庄是大地结出的一枚饱满的果实,草木便是包裹着果实不容褪去的壳”(《草木村庄》)、“水草的气节,颇似山中的隐士”(《水草》)、“出水的芡实虽然如同战场上败下阵的斗士,但此时依然张牙舞爪,不可触碰”(《有一种美食叫芡实》)……他熟悉村庄的花草树木,所以他知道村庄所有草木的秉性。与草木为伍,或被草木淹没,或谛听草木有声,他寻求的是草木给予他人生的启示与意义。

收入文集里的《时光指纹》是一组亲情散文。亲情是他生命深处一条隐秘的河流……那里有温馨,有沉痛,甚至有悲凉……比如,他年少时做错了事,想向母亲认错,“却看见母亲独自一人在厨房里悄悄地抹泪”(《骂声里的爱》);母亲逝世后,父亲只愿意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屋里。过年回家,父亲总是会端出一盆热了又热的五香茶蛋,让他们品尝。让孩子们有着“在父母身边才能体会到的家的味道。”(《父亲的小屋》);而在《给父母“搬家”》里,他写兄妹几个想给母亲刻一个石碑,却不知道母亲的生辰!情的浓淡深浅,爱的轻重缓急,他一律都真诚地表达着……

记得去年在淮北,他执意要带我参观由于采煤塌陷而形成的南湖。因时间关系,我们没能如愿。但在《一座湖的光阴》里,我还是读到了这座南湖的前世今生。他说“一抹晚霞落入湖中,将碧绿的湖水染成橘黄色……”,正是我那天透过车窗看到的景色。这样的湖,总让人被大自然强大的自身修复功能感动。

与草木对话,与亲人、山水对话,当然也会与先贤们对话。这经常对话的结果就是他完成了一部《桓谭传》的文学传记。桓谭是两汉时期诞生在淮北大地的代名儒,也是他从小就崇拜的历史人物。他翻阅《史记》《汉书》《后汉书》《两汉书》及相关人物传记,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心中一代圣贤的形象塑造。或许正是受此写作成功的鼓舞,有一段时间,他开始了大量这种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踏着先哲们的足迹,倾听着先哲们的跫音,他走进广袤的淮北大地,或沉湎于古滩书院,或徘徊在垓下,虔诚地探寻着一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他的这些文字写得汪洋恣肆,才情满怀,让我们随着他行走、仰望历史文化星空。

从“凝望”到“仰望”,他让我们触摸到的是他生命的另一段心路历程——行走,是他的一种宿命。